

聊齋故事選

第七輯



羅 奮 譯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2444

聊齋故事選

第七輯

蒲松齡著
羅奮譯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輯選譯了“聊齋志異”中的“畫皮”“賈兒”“王者”“續黃粱”“辛十四娘”“促織”“夢狼”“席方平”等十四篇故事。這些故事的思想性藝術性都很強，久為人民所喜愛。例如“畫皮”教我們警惕披着美麗外皮的魔鬼；“賈兒”贊揚智勇兼全的孩子；“王者”“續黃粱”“促織”“夢狼”等篇，對於封建統治階級的荒淫腐朽、殘酷壓迫和剝削人民等等，作了无情的揭露與猛烈的抨擊。“辛十四娘”通過內容優美、情節曲折的故事，寫出豪門貴公子的陰險毒辣，令人髮指。譯文簡練通俗，適合一般讀者閱讀。

聊齋故事選

〔第七輯〕

蒲松齡著 羅 奮譯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8弄2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78號

蔚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 3 1/16 字數：59,000

1958年2月第1版

195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數：1—40,000

統一書號·10077·597

定價(6)0.26元

目 次

成仙.....	1
画皮.....	9
賈兒.....	15
張誠.....	21
王者.....	29
石清虛.....	33
續黃梁.....	38
辛十四娘.....	48
李伯言.....	60
促織.....	64
夢狼.....	71
席方平.....	76
陈錫九.....	84
公孙夏.....	92

成 仙

山东省文登縣有个周生，和成生自小同学，就成了知己的朋友。成生家道貧窮，一年到头，老是靠着周生照顧。論年齡，周生比較大，所以成生对于周生的妻子，称为嫂嫂。每逢过年过节，前來探望，大家親密得像一家人。

周生的妻子生了个兒子，產后得急病死了。續娶王氏，成生因为她年輕，所以一向沒有請她相見。有一天，王氏的弟弟來探望姊姊，在內堂宴飲，成生恰巧到來。家人進去通报，周生吩咐請成生到內堂一同飲酒。成生不肯進去，告辞走了。周生赶快將筵席搬到外邊廳上，把他追回來。

剛坐定，便有人前來报告，別墅中一个僕人被縣官結实地打了一頓。原來有个替黃吏部家牧牛的人，放牛吃草，踏坏了周家田里的庄稼，因此吵起來。那牧牛的回去报告主人，把周家的僕人抓去，送官究办，因此被打了一頓。

周生問明了挨打的緣故，大怒道：“黃家这个牧猪的奴才，怎敢这样放肆？他的上代曾經在我祖父身边当差。如今剛得势，就目中无人嗎？”心里气極了，憤憤地站起身來，要去找黃吏部理論。

成生接他坐下，劝阻道：“这种強凶霸道的世界，本來就不分皂白。况且如今这班做官的人，多半是強盜，哪一个手里不是拿着殺人的凶器，你怎能与他們理論呢？”周生不听。成生再三劝

解，甚至于掉下泪來。周生才中止，然而心里的气忿总是不能消释。

那天晚上，他翻來复去，一夜不能安睡。第二天早上，对家里的人說道：“黃家这样欺侮我，是我的仇人，我暫且把他擺开。那知縣是朝廷委任的官吏，并不是势家豪門的官吏，即使互有爭執，也應該双方对質，为什么像狗一般听着豪門的指揮，随便咬人？我也寫張狀紙送進去，請他嚴办黃家的僕人，看他怎样处分。”家里的人都攬掇他，他的計劃便决定了。

周生立刻寫了狀紙，親自送往縣衙門。縣官把狀紙撕碎，丟了下來。周生心头火發，說話之中，不免冲撞了縣官。縣官老羞成怒，便把他拘押起來。

这天上午，成生來找周生，才知道他進城打官司去了，急忙趕去劝阻他，誰知已經关在監牢里。成生連連頓脚，却无法可想。

这时候縣里捉到三个海盜，知縣和黃吏部買囑他們，誣攀周生是同党。縣里根据海盜的口供，詳文上去，把周生的功名革掉，嚴刑拷問。

成生往監牢中探望周生，兩人面面相覷，万分心酸。当时商量要進京告御狀。周生道：“我身在監中，好像鳥在籠中一般。虽然有一个小兄弟，他只会前來送送牢飯罢了，有誰能進京去告御狀呢？”成生挺身把这件事担当下來，說道：“这是我应尽的責任，你有患難而我不赶快替你設法，还用得着什么朋友呢？”于是立即动身進京。等到周生的弟弟拿了旅費去送給他，他已經走了好一会了。

成生到了京里，沒有門路上訴。听到外边傳說，皇帝將要出外打獵。那一天，他預先躲在樹林里，等皇帝經過时，爬在地上，哭喊冤枉。皇帝批准了他的訴狀，將他交給驛站，送回山东，命山东撫台把这案子審問明白，具本复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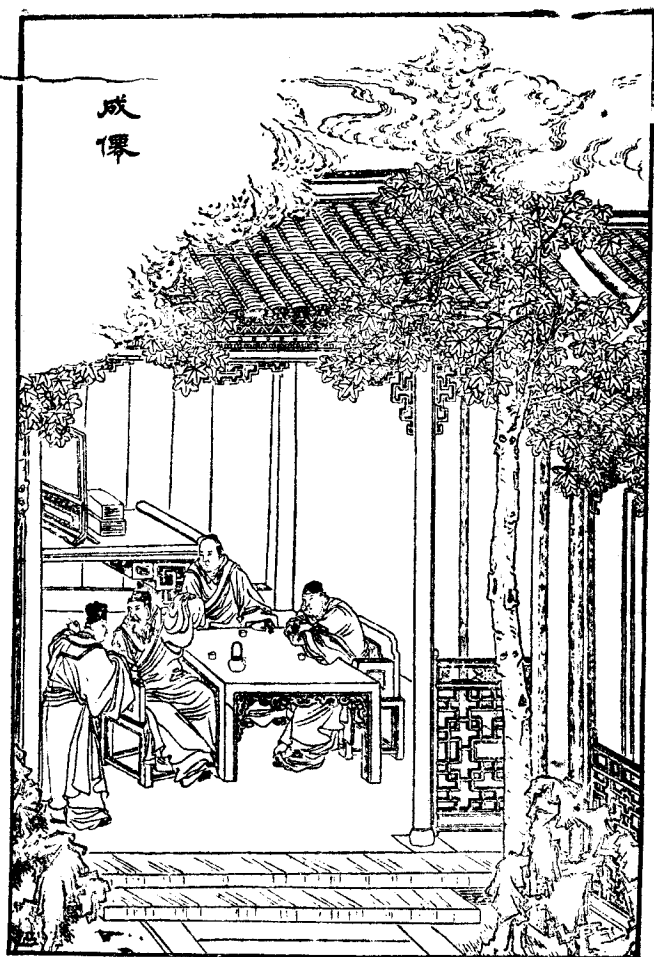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候已經过了十一个多月，周生已被屈打成招，判成死罪。撫台接到了皇帝的御批，吓了一大跳，便把人犯提出，親自審問。黃吏部也大吃一驚，打算把周生在監中謀殺滅口，便買通了獄吏，斷絕周生的飲食。他弟弟前來送飯，獄吏種種刁難，不許進去。成生知道了，又赶到撫台衙門去喊冤，才蒙撫台提出審問。那時周生已經餓得站不起來，撫台大怒，把獄吏當堂打死。黃吏部十分害怕，送了几千兩銀子給撫台，請求替他開脫，因此撫台就糊里糊塗地不追究下去。縣官因為貪贓枉法，定了充軍的罪名。周生無罪，釋放回家，他欽佩成生的義氣，交情就更加密切了。

成生自從經過了這次訟事，看破世情，對一切都覺得灰心，叫周生一同去隱居。周生因為戀着年輕的妻子，總是笑成生固執。成生雖然不跟他分辯，可是意志十分堅決。那次分別之後，有好幾天不到周家來。周生派人往成家探問，成家的人都以為他在周家。兩方面都不見了這個人，才懷疑起來。周生心裡知道有些蹊蹺，派人四處尋覓，庵觀寺院，深山窮谷，各處都找遍了，竟然不知去向。只得時常送些銀錢衣服給成生的兒子，照顧他一家的生活。

過了八九年，有一天，成生忽然自己回來了。頭戴道冠，身穿道袍，居然是個道士。周生大喜，拉着他的手，問道：“這幾年你往哪里去了？害得我們到處找你。”成生笑道：“我好像閑雲野鶴，沒有一定居住的地方。分別之後，幸而身體倒還健康。”周生吩咐備酒款待，席上談些別后的事情，要叫成生把道士打扮換掉。成生笑了笑，不發一言。周生勸他道：“你太蠢了！為什麼把妻子兒子都丟掉，看得他們不值一文？”成生笑道：“倘然我不是這樣做，別人要把我丟開，我哪里還能丟開別人呢？”問他住在哪里。他答道：“在勞山●的上清宮。”

● 勞山 山名，在山東省即墨縣東南。

成
僊



晚上，兩人睡在一間房里。周生在睡夢中，覺得成生赤身裸體爬在自己的胸口，被他壓得氣也透不過來，心里很詫異，問他做什么。成生不答。周生忽然驚醒，喚成生不應。坐起來找尋成生，毫無踪迹，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過了一会，定一定神，才覺得自己睡在成生的床上。驚奇道：“昨天我并未喝醉，為什麼弄得這樣七顛八倒？”便把家人喚進來。家人拿燈火一照，見他竟然變了成生的樣子。周生的鬚鬚本來很多，如今把手一捋，疏疏落落，只有几莖了。自己拿鏡子一照，詫異道：“成君分明在這裡，我到哪里去了？”過了一会，才恍然大悟，知道是成生用幻術叫自己去隱居。當時想回轉內室，他的弟弟因為他面貌不同，不許他進去，他也沒法說明，只得騎了馬，帶了一個僕人，往勞山找尋成生。

走了几天，到達勞山，因為馬跑得快，僕人趕不上，就在樹下休息一会；看見來來往往的道士很多。內中有一個道士，向周生看了一眼。周生就問他：“可知道有位姓成的住在哪裡？”那道士笑道：“這名字我倒聽見過，他好像住在上清宮。”說完就走了。周生眼看他一路過去，走了一箭路，又與一個人在談話，也講了不多几句就走開了。

那個和道士講話的人慢慢地走近來，原來是同在一個文社中的朋友。他看見周生，以為是成生，一楞道：“我們好幾年沒有見面了。別人都說你在名山學道，怎麼如今還在紅塵中遊戲呢？”周生把那奇怪的事情講了一遍。那人驚奇道：“我剛才遇見成生，還把他當作你呢。他去得沒有多少時候，大概還不远哩。”周生覺得非常詫異道：“真奇怪！怎麼連自己的面目也不認識了？”

那時僕人已經尋來，周生又上馬飛奔，可是成生竟毫無踪迹。舉目一望，天空地闊，進退兩難，不知道怎樣才好。仔細一想，如今已是無家可歸，便決計向前窮追。可是山路崎嶇，不能再騎馬，便把馬匹交與僕人帶回，孤身一人，曲折前進。走了一程，远

远地望見一个道童独自坐在那里，上前去問路，并且把來到此处的緣故告訴了他。那道童自己說是成生的徒弟，替周生背了衣服糧食，在前引路，飢餐渴飲，曉行夜宿，走的路似乎很远。走了三天，才到达一处地方，看來又不像一般人所說的上清宮。

这时候已是十月中旬，一路上山花盛开，不像是初冬光景。道童進去通报，成生立刻出來迎接，周生才認出他自己的形狀。成生拉了周生的手，一同入內，备酒款待，边飲边談。但見許多羽毛美麗的禽鳥，十分馴順，見了人毫不害怕，时常在座位四周飛鳴，声音像笙簫乐器一般，非常好听。耳聞目睹，覺得很詫異，可是思家心切，並沒有逗留在這里的意思。地上有兩個蒲团，成生拉他一同坐下。坐到二更后，一切思想都停止了，忽然好像打了个瞌睡，覺得自己和成生換了坐位。心里怀疑，伸手在下巴上一捋，鬚鬚很多，依旧和从前一般，原來兩個人身体又互換過來了。

天亮后，周生想回家，成生硬把他留住。过了三天，周生还是要回去，成生便說道：“請你稍睡一会，明天一定送你回家。”周生剛閉上眼睛，听得成生在叫他道：“行李已經准备好了。”便跳起身來，跟他一同走。所經過的并不是旧路。覺得走了不多一会，家鄉房屋已經远远地望得見了。

成生坐在路旁等候，讓周生一人回家。周生硬要拉他同去，成生不肯，只得孤單單獨自走回家去。到了門口，举手敲門，沒有人答应。正想跳牆進去，覺得身体輕得像樹叶一般，双足一頓，已跳過牆頭。一連跳過了幾重牆，才到达自己的臥室。房里灯燭明亮，妻子还未曾安睡，正在唧唧噥噥与別人談話。便把窗紙舔了个洞，向內張望，只見妻子正在和一个僕人飲酒談心，看样子似乎很親昵。一見之下，勃然大怒，要想進去捉奸，又怕孤身一人，敌不过他們，只得暗地里開門出外，奔到成生等候的地方，把这情形告訴他，請他帮助。

成生很爽快地应允了，跟周生一同走，直到臥室門外。周生撥了一塊大石頭，前去撞門，房裏兩個人聽到聲音，十分慌張。外邊撞得愈急，房門關得愈緊。成生拔出寶劍，上前一撥，房門立刻被撥開了。周生冲進房去，僕人奪門逃出，成生在門外，揮劍一砍，把僕人的肩膀和一條手臂砍了下來。周生把妻子抓住，拷打訊問，才知道自己被收禁在監牢裏的時候，妻子與那僕人已經私通了。周生向成生借了寶劍，把妻子殺死，然後跟着成生出去，尋到原來的路徑，重回成生的住處。

周生突然醒來，見自己的身體還是睡在床上，十分驚奇，說道：“我做了一個七顛八倒的怪夢，教人吓了一大跳。”成生笑道：“明明是做夢，老兄却認為是真的；明明是真的，老兄又以為是做夢。”周生听了一楞，向成生盤問。成生把寶劍拿出來給周生看，劍上還留有血跡。周生大吃一驚，心里很懷疑，只怕還是成生在那里變把戲。成生知道他的意思，便收拾行李，送他回去。走了一会，到達家鄉。成生向他說道：“那天晚上，我拿着寶劍等候你，不是就在这里嗎？我不願意看見那種惡濁的情況，还是在这里等候你吧，假如等到太陽下山的時候，你還不來，我就去了。”

周生回到家中，只見屋子里冷清清的，好像沒有人住着；回頭跑到弟弟家里。弟弟見哥哥回家，不覺吊下淚來，說道：“自从哥哥出門以後，忽然晚上來了強盜，把嫂嫂殺死，如今官府正在派人捉拿強盜，尚未拿到。”

這時候周生的迷夢已經醒悟了，便把經過的情形，告訴弟弟，吩咐他不必再追究。弟弟听说，楞了好一会。周生問起自己的兒子，弟弟命老媽子抱過來。周生指着兒子說道：“這嬰孩关系我周家一脈香烟，你要好好地看待他。我就要辭別這個塵俗世界了。”說罷，站起身來，向外便走。弟弟一邊哭，一邊挽留他。周生笑嘻嘻地只顧走，不去睬他。到了荒野的地方，會見成生，跟他一

同走。远远地回过头來，叮囑弟弟道：“任何事情，只要能忍耐，就很快乐。”弟弟还要与他講話，成生把大袖子举起來一揮，就不看見了。弟弟呆呆地站了一会，痛哭了一場，才回轉家中。

这篇小說的前半截，是暴露豪門勢家的強凶霸道，以及貪官污吏的枉法害民。周生稍加反抗，便橫遭誣陷，几乎送掉性命。幸而有成生奔走呼籲，捨命相助，才能把他从死的邊緣上挽救下來，这还算是侥幸的。后半截寫成周二人棄家學道，抱着消極的人生觀，在今天看來，似乎不足為訓。但是成生所以要出家，乃是因为受着訟事的刺激，看不慣那惡濁黑暗的社会。由此說來，他二人的趨于消極，主要还是反動統治所造成的。不过，作品里有一种思想却是必須加以批判的，那就是作者一再強調對橫逆之來，應該容忍；甚至还通过周生的口說：“任何事情只要能忍耐，就很快乐。”这是旧知識分子的幻想。他們不了解對惡勢力的妥協与屈服，不但不可能使自己免禍，而且还間接助長了惡勢力的凶焰。

这篇小說最后还有一小段，說周家后來得到一封信，信里只有指爪一枚，那指爪可以点石成金，所以周成二家的子孙都成了大富翁。这一段近于蛇足，所以把它刪掉了。

画 皮

太原有个姓王的少年，清早出門，遇見一个女子，手里拿着个衣包，独自行走，却有些走不动的样子。少年急行几步，赶上前去一看，原來是个十六七歲的美貌女子。心里很爱她，便問道：“为何清早独自在街上行走？”那女子道：“你是个过路人，不能替我消愁解憂，何必問我。”少年道：“你有什么憂愁？我也許能替你出力，决不推辞。”那女子愁眉苦臉地說道：“父母貪圖金錢，把我賣給富貴人家做小老婆。他家大老婆很妒嫉，把我朝也罵，晚也打，种种虐待，教人难受，所以我今天逃出來，准备远走高飛。”少年問她：“如今要到哪里去？”女子道：“我是个逃走的人，哪里有預定的地方。”少年道：“舍間离此不远，請到我那里去好嗎？”那女子很高兴地应允了他。少年就代她拿了衣包，領她回家。

女子見屋里沒有人，便問：“你怎么沒有家眷？”少年答道：“这是我的書房。”女子道：“这地方很好。假使你真的哀憐我，想救我的性命，千万要守秘密，不可泄漏。”少年应允了，就和她歇宿在一起，把她藏在一間密室里，过了几天，沒有人知道。

少年把这件事約略告訴了他的妻子。他的妻子姓陈，疑心这女子是富貴人家的小老婆，劝丈夫打發她走，免遭牽累。少年不听。

有一天，少年偶然到市上去，遇見一个道士。那道士看了少年一眼，突然一楞，問他：“可曾遇到什么奇怪的事情？”少年答

道：“沒有。”道士道：“你身上明明有邪氣纏繞，怎說沒有？”少年竭力分辯。道士就走了，臨去的時候，却咕囔道：“真是個糊塗蟲！世上哪有這樣的人，死將臨頭，還不覺得！”少年因為這話太離奇，很疑心那個女子；再一想，這女子明明是個美人兒，哪里會是妖怪。想來這道士是個專門借名替人家消災祈福來騙東西吃的，何必睬他。

不多一會，回到書房，見房門緊閉，里边下了門，不能進去。心里有些懷疑，不知那女子在里边做些什麼。于是從牆上缺口的地方爬進去，見房門也照样關着。輕輕地走近窗前，隔窗偷看。只見房里有一個相貌凶惡的魔鬼，青面獠牙，牙齒鋒利得像鋸子一般，把一張人皮鋪在床上，拿几枝采色的筆，正在皮上描畫。畫好后，把筆一丟，拎起皮來抖一抖，好像一件衣裳，披在身上，立刻變成了一個女子。

少年看見了這種情形，吓得魂不附體，爬在地上，輕輕地逃出來；急忙去追那個道士，已經不知去向。四處找尋，才在荒野中遇見了，便跪在地上，請他救命。道士道：“我可以替你把他赶走。這傢伙也很可憐，剛找到一個替身，我不忍將他就殺死。”便把手里的拂塵[●]交給少年，叫他拿回去，掛在房門上。臨別的時候，雙方約好，明天在青帝廟相會。

少年回到家中，不敢踏進書房，便睡在內室。把拂塵掛在房門上。一更左右，听得門外有悉悉索索的聲音，自己不敢起來看，打發妻子去張望一下。只見那女子走到房門口，望見拂塵，不敢上前，站在那里，咬牙切齒，站了好久才走開了。不多一會，又走過來，罵道：“道士吓我！難道說，進了我嘴里的東西，再吐出來嗎？”上前把拂塵撕碎，打破房門，沖進臥室，跳到少年的床上，把他胸口撕開，挖了他的心，拿着走了。

● 拂塵 揮灰塵或驅蚊蠅的用具，是用馬尾或驢尾做成的。

畫文



妻子高声哭喊。丫头拿灯進來一照，見少年已經死了，胸口血污狼藉。陈氏吓極，只是哭泣，不敢声張。明天，叫她的小叔二郎去告訴道士。道士大怒道：“我倒哀憐他，这小鬼竟敢这样！”就跟了二郎一同來。那女子已經不知去向了。

道士仰起頭來，东張西望，說道：“幸而还未曾走远。”又問：“南边的院子是哪一家？”二郎道：“这是我的住处。”道士道：“那怪物現在你家。”二郎听了一楞，認為沒有。道士問道：“你家可有一个素不相識的人前來嗎？”二郎答道：“我一早赶往青帝庙，实在不知道，待我回去查問。”去了一会回來，說道：“果然有一个人。今天早上，有个老婆子到我家來，要在我家做女佣，內人拒絕她，她还留在我家。”道士道：“就是这个傢伙了。”

当时道士就跟着二郎，到他家中；手里拿着一口桃木劍，站在庭心里，喊道：“孽妖！还我拂塵來！”那老婆子在屋里听到了声音，慌慌張張，面如土色，要想出門逃走。道士赶上前去，揮劍一击，老婆子跌倒地上，一張人皮突然掉下來，頓時变成了个魔鬼，躺着大叫，声音像殺猪一般。道士用桃木劍把它的头割下來，身体变作一股濃烟，在地上盤旋。道士掏出一个葫蘆，拔去塞子，放在濃烟中間，烟气颼颼地都被吸進葫蘆里去，一下子濃烟完全不見了。道士把葫蘆口塞緊，放在袋里。大家看那張人皮，眉毛、眼睛、手脚等等，沒有一样不完备。道士把它捲起來，声音好像捲画軸一般，也放在袋里。

处置完畢，道士就要走了，陈氏跪在門口，啼啼哭哭，恳求起死回生的方法。道士推說自己沒有这种能力。陈氏越發伤心了，爬在地上，不肯起來。道士凝神想了想，說道：“我的法術太淺，实在不能起死回生。我指点你一个人，他也許能办得到。你去求他，一定有效。”陈氏問：“是誰？”道士道：“市上有一个瘋子，时常睡在很骯髒的垃圾里。你試去向他叩头，苦苦的求他，他倘然侮辱

你，你千万不能生气。”

市上有这个瘋子，二郎一向也知道，于是別了道士，伴着嫂嫂前往；見那乞丐瘋瘋顛顛地在街上唱歌，挂着很長的鼻涕，髒得簡直不能近身。陳氏跪在地上，用兩膝走上前去。乞丐笑道：“美人可是愛我嗎？”陳氏把自己前來懇求的緣故告訴了他。乞丐又哈哈大笑道：“誰都可以做你的丈夫，何必要救活他呢？”陳氏苦苦的哀求他。乞丐就說道：“這真奇怪，人已經死了，却來求我救活，我難道是閻羅王嗎？”他生起氣來，拿叫化棒打陳氏。陳氏忍痛讓他打，市上的人慢慢地聚攏來看，圍得像一堵牆。那乞丐吐出一把膩痰，送到陳氏的嘴邊道：“你吃了它。”陳氏漲紅了臉，起先覺得很難受，後來想到道士的叮囑，就勉強吃下去；覺得那膩痰到了喉嚨里，好像是一團棉花，硬咽下去，就停頓在胸口里。那乞丐又大笑道：“美人真愛我呀！”站起身來就走，什麼事情都不管了。陳氏跟在他後面，跑進廟里。正要走上前去懇求他，那乞丐已經不知去向。四處找尋，毫無踪跡，又羞又恨，只得回家。

陳氏到了家中，一則悲傷丈夫的慘死，二則懊悔吃了那乞丐的膩痰，号啕慟哭，恨不得自己立刻就死。正要揩掉血迹，把死尸成斂起來，家里的人只是遠遠的站着觀看，沒有一個敢走近去。陳氏抱牢了丈夫的尸首，替他把腸子放進肚皮里去，一邊哭，一邊整理腸子。哭得力竭聲嘶的時候，好像要嘔吐，忽然覺得胸內有一件東西，驀地从喉嚨口沖將出來，一時來不及回頭，那件東西已經落到死尸的胸腔里去了。當時大吃一驚，仔細觀看，原來却是一顆心，在胸腔中突突地跳個不住，熱氣上升，好像烟霧；覺得十分詫異，急忙用兩手把胸腔擠合攏來，極力抱住。有時略放鬆一點，便有熱氣從裂縫里透出來，于是撕一塊綢子，把胸口緊緊扎住。伸手撫摸尸體，慢慢地有些暖氣，拿條棉被替他蓋上。到了半夜里，揭開來看，鼻孔里已經有氣息了。天亮以後，居然復